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精義卷二十一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副貢生臣杭光晉

謄錄監生臣任溥

經部二

尚書精義

書類

提要

臣等謹案尚書精義五十卷宋黄倫撰宋史藝文志載有是書十六卷陳振孫書録解題亦著於録稱為三山黄倫彝卿所編知其閩人此本有余氏萬卷堂刊行小序稱為釋褐黄君則又嘗舉進士然閩書及福建通志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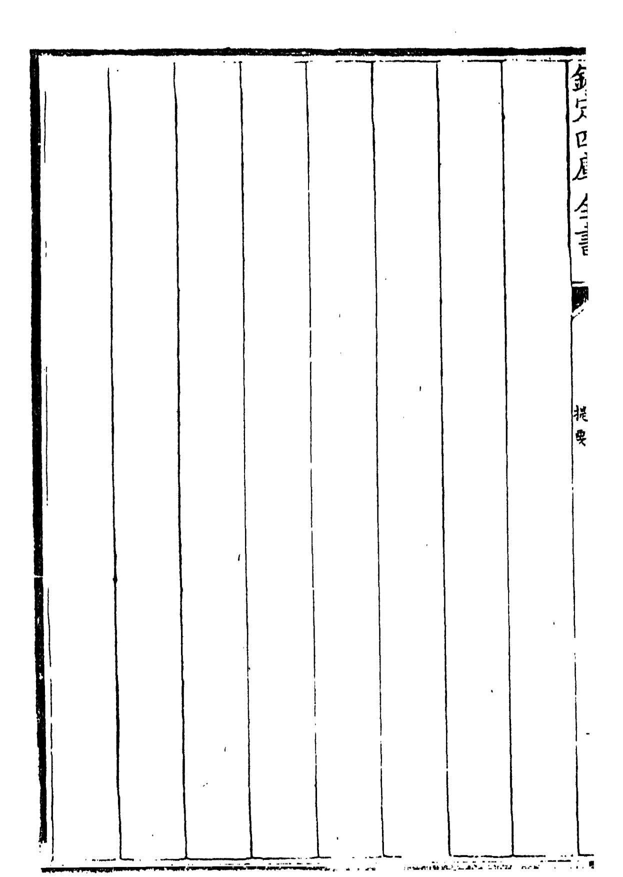
均不載其仕履則莫能詳矣其刊書之余氏亦不知何時人案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稱世所傳九經本以興國于氏及建安余仁仲本為最善又林之奇尚書全解亦惟建安余氏刊本獨得其真見之奇孫畊所作跋語中此編所稱余氏當即其人是在宋時坊刻中猶為善本也其書薈萃諸說依經臚載不加論斷間有同異亦兩存之其所徵引自漢迄

宋亦極賅博惟編次不依時代每條皆首列
張九成之說似即本九成所著尚書詳說而
推廣之故陳振孫頗疑其出於偽託然九成
詳說之目僅見宋志久經湮晦即使果相沿
襲亦未嘗不可藉是書以傳九成書也其他
如楊氏繪顧氏臨周氏範李氏定司馬氏光
張氏沂上官氏公裕王氏日休王氏當黄氏
君俞顔氏復胡氏伸王氏安石王氏雱張氏

綱孔氏武仲孔氏文仲陳氏鵬飛孫氏覺朱
氏震蘇氏洵吴氏孜朱氏正大蘇氏子才等
當時著述並已散佚遺章賸句猶得存什一
於是編體裁雖稍涉氾濫其裒輯之功要亦
未可盡沒其書傳本久絶朱彝尊經義考亦
曰已佚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採撮編綴梗
槩尚存惟永樂大典之例凡諸解已見前條
者他書再相援引則僅註其氏曰見前字其

為全録摘録無由參校今亦不復補録姑就
所現存者釐訂成帙分為五十卷存宋人書
說之梗概備援證焉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
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原序

理學昭融周歴千古於胸次不踰辰刻之頃儻翳障弗屏徹雖一瞬之境恍迷其真眂千載而上之聖賢心傳於典謨訓誥誓命中若之何剖其秘析其微哉古書百篇嬴秦酷以虐焰仇之特甚先漢力追探之收拾散逸僅得孔安國所傳為正會巫蠱事旋復泯遏繇魏晉以降篇帙缺亡未備而精真之理晦蝕又不止此白魚赤烏之僞箕子茲滋之蔽禺銕柳谷之訛在所不論然黨

護於專門名家增倍師說至百萬言傳註訓詁之紛紜累三萬言只解稽古二字眩亂世人耳目而指意為之誣蠛殆與厄於秦同科理學晴蔽綿歷云久闡而明之蓋若有待時屬皇朝祖宗全盛之際關洛有二張二程之學崇索理致根乎聖賢心法以發明千載不傳之秘而福後學俾天下之士畢宗嚮夫理學之指南一洗漢唐注疏舊習豈第踸踔藩籬咀嚼餘截者哉又有宗工碩儒落落複相望乎其間各出意表所見理根於心而

心會於理更與啟其末悟者編檢紛如亦戛戛乎難槩以目力也噫十指之形必有巨擘翹錯之中當刈其楚粤自啟賢闢升俊造以来有黄君倫素定規繩於方寸所謂踈通知遠不誣而深於書者萃古今議論而裁之其發揮五代帝王遺書之奥皆指中之擘翹中之楚者信精而又精其於理學殆無餘藴矣昔人有泳圓流者採珠而捐蚌登荆嶺者拾玉而棄石今所抄存猶摘翡翠之藻羽脱犀象之牙角宜乎稱此書為精義也覧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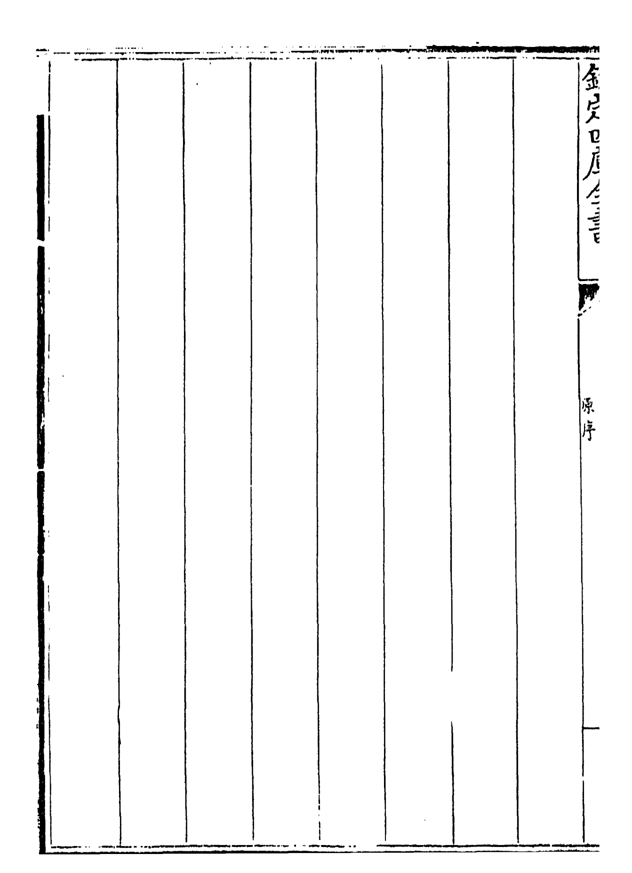
亦宜以余言為然淳熙庚子長至龍溪張鳳從道叙

書解數百家或泛而不切或畧而未備或得此而失彼或互見而疊出學者病之釋褐黄公以是應舉嘗取古今傳注及文集語錄研精而翦截之片言隻字有得乎經旨者纂輯無遺類為成書博而不繁約而有要實造渾灝噩之三昧非胸中衡鑑之明焉能去取若是志於經學者倘能嚅嚌是書不必他求矣余得之不敢以私敬鋟木與天下共之所載諸儒姓氏混以今古余不暇

次其先後觀者自能辨之淳熙庚子臘月朔旦建安余
氏萬卷堂謹書

尚書精義原序考證

第一頁前八行　案劉向云今易箕子作荄滋漢書儒林傳蜀人趙賓為易飾易文以為箕子明夷萬物方荄滋也晉鄒氏家諱云訓箕為荄詁子為滋漫衍無經不可致詰以譏荀爽据此乃易中傳訛之字序文上下二句皆就本經而言似此句可節今姑仍原文謹附識



尚書精義卷一

宋　黄倫　撰

總論

司馬温公曰自書契之作先民可得而聞者皆有史官其載籍博矣經傳所稱特二帝三王之事見於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觀夫躡風雲之會起而應帝興王唐虞相禪夏后殷周相繼世代雖殊其所以享崇高據大寳者皆積徳累功洽於百姓修仁行義考之於

天然後謳歌訟獄有歸焉　又曰上古帝王政事之迹於書為詳焉此書所以為政事之本也然而道之粗者在物以聖人之意而觀之則即事中有理即理中有事事中之理則藏於至賾之微而意有所不能致理中之事則發於至動之顯而言有所不能盡學者苟以理而會於事以事而徵於理精之以思通之以意則道德之義性命之理見於書矣

顧氏曰學道者所以充智而智常至於不充窮經者

所以立道而道常至於不立夫豈道固不足學而經不足窮歟道也者不修則不成經也者不求則不明聖人之立而有成者道也然則其可以不學乎天下之道所以質而法之者經也然則其可以不窮乎彼之所以學而窮之者涉乎其外而不造乎其中採乎其華而不食乎其實是以心雖勞而義不博智雖專而理不明　又曰善求其法而無躭其文善觀其心而無泥其迹蓋書者有迹而有心成王之建官穆王

之訓刑是皆所謂迹也周公之無逸伊尹之太甲是皆所謂心也迹者法也心者教也法存乎人教存乎身然後道無不通

黄氏曰書五十九篇其要在於風俗之變與夫正君臣之分自堯舜以德相授一變而禹以有功得之有扈氏不服再變而君臣相責矣湯伐桀武王伐紂則變之極者也孔子每與舜而不與武王征伐者一時之極功名分者萬世之大法功不可没而法不當廢

將以通行於萬世則湯武之為罪人宜也雖然湯武
救天下而親受其惡是非聖人有所不能葢湯武為
天下重而孔子為萬世重二者並行而不相悖先儒
以為武王非聖人吾不知其指
高氏曰學記三王四代惟其師則知虞夏商周之君
其人為足師也法言曰適堯舜文王者為正道則知
虞夏商周之道其始為適正也書斷自唐虞以下迄
於周而已葢堯舜而前古風朴畧不可得而紀也故

孟子言必稱堯舜又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東周而後霸道縱横不可得而紀也故荀子謂道不過三代又曰言治者予三王由此觀之仲尼之定書始於二典而終於二誓信不誣矣　又曰書本一也或裂一為三作大禹皐陶謨益稷以其人異而意同也作康誥酒誥梓材以其人同而意異也作盤庚三篇作太甲三篇作說命三篇作泰誓三篇以其事大而體重也謨一也然大禹之功皐陶之嘉益稷之

忠豈非人異而意同乎康叔一也然康誥之治頑民酒誥之戒沉湎梓材之為教化豈非人同而意異乎三篇一也然以臣放君以下伐上咈臣民而遷都由帝夢而立相不亦事大而體重乎或一書而三篇或三篇而一事不可不辨也

虞書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於位讓於虞舜作

堯典

無垢曰識夫子序書之意然後識吾夫子作春秋之心矣其造化之妙爐錘之工蓋與乾坤同用六子同機豈可以凡俗淺淺之慮妄窺之乎其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者此蓋指堯平生用力處為天下後世言也如三畫圖乾六畫圖坤錯綜圖六子使乾坤六子無所逃其妙而聰明文思光宅天下止八字耳其探索鉤致堯之賾隱深遠亦無所逃其妙矣非吾孔子其誰有此見識批判而不疑乎且想濬哲

文明温恭允塞之德則舜已在人耳目中矣想齊聖廣淵之德則湯已在人耳目中矣想徽柔懿恭則可以見文王想聰明齊聖可以見武王想豁達大度可以見高祖想天日之表可以見太宗想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可以見堯矣聰可想見其疏通明可想見其高遠文可想見其温潤思可想見其巧妙其所以斡旋四海運動六合者皆自聰明文思中來也光宅天下可以槩見矣然而堯典所載堯之德堯之用賢堯

之同天堯之知人其遜位特所載中一事耳今孔子序書一切畧去獨曰將遜於位讓於虞舜作堯典何也曰此與作春秋同幾其予奪抑揚進退去取乾坤之功六子之妙也夫堯之德堯之用賢堯之同天堯之知人其幾莫敏於遜位也

楊氏繪曰或曰皇之三帝之五其書皆存焉仲尼刪書獨斷堯典爲之始何也曰聖人所以垂世立教杜百代篡爭之亂也若後世羿浞莽卓秦項曹馬或篡

焉或爭焉迹其所以然爭焉而已矣仲尼病後世之爭且亂故其删書也斷堯典爲始焉美其能以聖讓聖也千古盛德將何以加諸取爲百代典誥之首則萬世良者慕之悖者懼之不亦宜乎

上官氏公裕曰堯典稱虞書先儒謂虞史所録故總謂之虞書此殆不達聖人制經之旨矣仲尼所以經其史文其法載道以著萬世何爲因虞史所録然也夫堯典稱虞書其見二帝以天下讓之旨也故仲尼

斷自堯典稱為虞書欲見其堯將遜位而天下已授舜也明堯之天下已舜之天下也

張氏綱曰皇以道得名帝以德得名王以業得名聖人之於天下或為皇或為帝或為王非其道之不同也所遇之時適然耳雖然此特其塵垢粃糠而已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不在是也聰明文思堯之四德也徐以氣聽而聽不以耳堯德之所以為聰也徐以神視而視不以目堯德之所以為明也惟聰矣故能聽

遠其效足以作謀惟明矣故能視遠其效足以作哲

聰明君德之大者也經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

父母蓋非聰明不足以作元后而為民之父母也又

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蓋非

聰明不足以乂民之亂而為之主也則聰明者君德

之所當先也堯有聰明之德其見之貌則恭而肅形

之言則從而乂貌恭而言從動則成章是故謂之文

由聰明以至於文則其德至矣不可不從之以思思

者道之所成終而成始也聖人方其寂然不動則心死形廢而未始有思及其出應帝王之業而有為於人間世是又不可以無思且思於五行為土土之為物水資之以為灌漑之利火資之以為烹飪之功金得之以藏木得之以生是五行不可以無土而五事不可以無思此堯之四德必終之以思也堯有聰明文思之德充實於内及其英華外發則厥光大矣以此而宅天下則天民之阜可垂拱而坐視也

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
四表格于上下

伊川曰放勳非堯號蓋史稱堯之道也以謂三皇而
上以神道設教不言而化至堯方見事功也後人以
放勳為堯號故記孟子者遂以堯為放勳也若以堯
為放勳則臯陶當號允迪禹曰文命下言敷於四海
有甚義

無垢曰自曰若稽古帝堯至允恭克讓皆舜時史官名目堯也若晉人題目謝安為温雅雄暢樂廣為清夷沖曠山濤為平簡温敏戴逵為忻和通任之類是也夫堯大聖人豈若謝安輩所可題目哉於是知帝舜時史官非司馬遷班固之流也然其以題目堯者自有意義豈可以輕心淺慮求之哉　又曰且日月以明為光而聖人以聲名為光夫堯以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之德端拱於廟堂其發於事業見之號

令者皆有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之美布在其中如黃鍾起而萬物潛動淑氣生而天下皆春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自然之理也此史官親見帝堯其目之曰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可也

東萊呂氏曰曰放勲以下是歷說堯事凡天下功績皆曉然著見自有成理堯則依放之而初未嘗加一

分人力此孔子述而不作之意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無垢曰漢高祖識韓信於行伍漢武帝識金日磾於降虜開國承家託孤寄死照映於百世之下者則以漢高漢武能識之也堯能識俊德之士展盡四體以施其學術故以親九族則九族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　又曰嗚呼盛哉

夫一親九族九族即時而睦一章百姓百姓即時而昭明一和萬邦萬邦即時而和樂豈特俊德之力哉想其謨謀獻納於堯前時言聽計從無有疑貳故使其功效如是之速則堯之俊德亦可見矣夫能識俊德而九族睦百姓昭明黎民和樂其神速如此則欽明文思之用亦可想見矣

張氏曰克明俊德所以修之身者也以親九族則修之家者也平章百姓則修之國者也協和萬邦則修

之天下者也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之序也

陳氏鵬飛曰克能也俊者能其至也克之謂能者謂能有所勝也天下之人莫不有能非堯獨能也物之不格知之不至意之不誠心之不正皆不克之謂也今堯之明德無一介之私存乎其中故無不極其至由是而齊家則九族親由是而治國則百姓昭明由是而治天下則黎民雍矣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胡氏仲曰歷以紀數故以日月之行託之於星辰之度而數不可亂此歷之法也象以具體故以光道象日月之行以星辰伏見之度而象不能匿此象之法也傳曰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積陰之寒氣生水水氣之精者為月故在易之卦離為日坎為月然離陰卦也其象內陰而外陽坎陽卦也其象內陽而外陰故日體離之陰而用其陽月體坎之陽

而用其陰日以昱乎晝其用在陽故也月以昱乎夜其用在陰故也日之行舒者體離之陰也月之行速者體坎之陽也日之循星周歲而浹者舒故也月之循星既月而浹者速故也日行天度之一月則行十二有竒焉天度者所以為氣數也所謂日月之行皆有常數也星之可名者三百二十然此所謂星者二十有八舍也天極謂之北辰五緯有辰星然所謂辰者十有二次也春秋傳曰天以七紀蓋第斗至壁是

謂星武第奎至參是謂星虎第井至軫是謂星鳥第角至箕是謂星龍星武之星三十有五星虎之星五十有五星鳥之星六十有四星龍之星三十有二以類綜之則四方皆七故星辰之數二十有八也春秋傳日月之會是謂辰星志月辰者日月之會而建所指也蓋月行及日會而為辰辰本無體無星而見故天正之辰在星紀自北而西則地正之辰在玄枵人正之辰在豕韋而西陸之降婁大梁實沈南陸之鶉首鶉

火鶉尾東陸之壽星大火析木其所朔月可知也春秋外傳所謂日月底於天廟者言建寅之月辰在娵訾也所謂日月會於龍狔者言建亥之月辰在天漢也葢因朔月之所在以知辰因辰之所合以知斗知建焉

鄭氏曰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聖王因其會而分之以為大數故辰之數十有二也夫度三百六十五有奇二十八星十有二辰各有分域凡星之度寡莫若

觜多莫若井而辰之度皆二十有竒此所謂星辰之度皆有常數也　又曰傳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蓋一左一右更有經緯而歴之為書紀日月之數者也象之為器著日月星辰之儀也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歳此歴象日而以歳時氣候明時者也日舒月速當其所合之謂朔舒速先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藏謂之晦此歴象月以朔

弦望晦明時者也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木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農祥晨正土乃脉發火中焉寒暑乃退此歴象星以伏見之時昏曉之中明時者也以辰辨方則謂之十二次故兼星言之謂之星辰十有二野繫焉所謂星土也以辰紀時則謂之十二子故配日言之謂之日辰十有二歲十有二月繫焉所謂枝榦也朔月又行爲辰而第辰者始於子終於亥者以建序之也蓋自斗柄

之所加言之則謂建自日月之所會言之謂之辰斗柄左移日月右徙故辰與建常相合焉　又曰聖人之興事造業豈任其私智而為之哉仰以觀於天道而已蓋日月之運行星辰之推移時所繫焉生死進退伏見流逆吾則歷以步其數而數不至於差象以占其儀而象不至於忒以此而頒正朔以此而授民事則天下之赴工趨務者如規矩設而不可欺以方圓如繩墨陳而不可欺以平直此東作南訛西成朔

易其民析因夷隩有序而不可亂也

無垢曰人時在昊天則以日月星辰爲政昊天在人時則以東作西成南訛朔易爲政歷象日月星辰蓋所以謹東作南訛西成朔易之事也

張氏曰散天地之義氣以爲羲羲者陽也斂天地之仁氣以爲和和者陰也春夏陽也故羲仲羲叔主之秋冬陰也故和仲和叔主之夫陰陽者王事之本故堯之命官可謂知所本矣爾雅言四時之天於夏則

曰昊天蓋言其氣之布散浩浩故也堯之歴象授時以氣為主故特曰昊天欽昊天者使之敬而不敢慢也若昊天者使之順而不敢違也日月星辰之運行於天其往來有數其伏見有象為之歴者所以稽其數為之象者所以占其象故分至啟閉弦望晦朔得而考以此而敬授人時則析因夷隩不失其候矣是故張昏中而種穀火昏中而種黍虛昏中而種麥昴昏中而收斂至於龍見而雩火流而授衣天根見而

成梁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則歷象以授時者此可見矣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無垢曰羲仲所掌者天下春事也春事自東方起故所掌之地所司之星辰日月民時鳥獸皆東方與春事也是其所職雖一方而其所治乃天下之春也

又曰其曰寅賓者以言警戒農事迎日之出而赴功

也然田有疆界故當平事有後先故當秩秩次序也
謂如先耕乃播先播乃蓺是也平秩特先為之區處
而已　又曰孔穎達謂丁壯在田老弱在室其析如
此且鳥獸孳尾何與於人時哉曰此言聖人於農事
如此其悉也蓋播種一非其時而失天地之性違陰
陽之理令驗之日而晝夜等又驗之星而鳥見南方
可以就功無疑乎曰未也更宜驗之鳥獸鳥獸孳養
匹耦則仲春之氣正而無差矣以治農功萬不失一

使時至仲春而日之不中鳥星之不見鳥獸之不孳尾則天時不正歷象差矣得無有不正之氣紊亂於其間乎蓋人主在上寔為天地陰陽之主使人主心正氣和則四時有序儻或心失其正氣乖其和則形見於星辰鳥獸者必有非常之異矣此又帝堯所命羲和以驗已之得失也

東坡曰嵎夷在青州暘谷則其地近日而先明當在東方海上以此推之則昧谷當在西極朔方幽都當

在幽州而南交為交趾秋曰宅西徐廣曰西今天水

縣

蕭氏竑曰宅讀如克宅之宅所以安居其一方之事

故謂之宅焉嵎夷東方之地也不曰宅東而曰宅嵎

夷者蓋東方之治止於此凡四海之外去中國遠者

其天時地氣之功固有殊絶是以先王有所不治焉

嵎夷於禹貢在青州之域而未離乎中國也東方止

於嵎夷則所謂南交西朔方皆於中國之內可知矣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按周禮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日至之影尺有五寸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夏至之日立八尺表於陽城其影與土圭等按臨曜稱日永景尺五寸日短景丈三尺通卦驗曰夏至一尺四寸八分冬至一丈三尺周髀云成周土中夏至一尺六寸冬至一丈三尺五寸劉向洪範傳曰夏至一尺五寸八分冬

至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二分七尺三寸六分隋志云劉向二分之景直以率推非因立表其說非也隋志曰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日行内道則去極遠無垢曰訛化也萬物化育也且如禾稻之屬春則苗夏則實自無而忽為有自幽而忽為明此訛之義也向非東作以滋其萌則其所謂訛者天亦不能自為之矣天之春夏秋冬即人之作訛成易也天人一致唯深造者於此而得之其曰敬致者一歲事功莫大

於夏夏能結實秋則成熟矣當其實也則防水旱之變謹蝨螣之傷勿使稂莠以敗其力勿使蔓草以害其功是夏時之訛既至吾當謹其至而致其力也此所以獨異於東作西成朔易而以敬致一語綴之歟

又曰厥民因者春則老弱在室丁壯在野令農事正興天時既至不可失幾也雖老弱亦因丁壯之前功而在田野助其耘作矣鳥獸希草者驗之鳥獸毛羽希少而改易者此仲夏之正氣也陰陽之氣無物

不有日得之而有長短星辰得之而有變動民得之而有作息鳥獸得之而有盛衰適此時也則有此候倘或不然則必有所以矣此聖人修省時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其感見於此歟以此知天人相資其理一也

劉氏敞曰申命羲叔宅南交說者曰春與夏交非也冬與秋交秋與夏交春與冬交亦何不曰西交北交東交乎且春曰宅嵎夷曰暘谷秋曰宅西曰昧谷冬

曰宅朔方曰幽都此皆指地而言不當於夏獨以氣言也本葢言宅南曰交趾後人傳寫脫兩字故爾春云宅嵎夷秋云宅西推秋之西而知嵎夷為東也夏云宅南交冬云宅朔方推夏之南而知朔方為北也此葢堯舜時四境四嶽所統故舉以言之爾

尚書精義卷二

宋　黄倫　撰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無垢曰陰陽之氣各有其分陽為春為夏陰為秋為冬羲仲掌陽之始故曰分命羲叔掌陽之終故曰申命和仲掌陰之始故亦曰分命和叔掌陰之終故亦曰申命其分毫辨析如此想見堯之心深通造化之

理也寅餞納日謂禾稲成實是刈是穫自日出而就功至日入而止息是其作也迎日而作其息也亦送日而息出入一循乎天此天人一致之理也其曰寅餞者以言其息亦不可緩也大抵聖人之政一循天理天理何自而見乎人情是也自日出而作至日入而息所以少休其勞苦而調養其血氣也强勉不已豈曰不可秋深時變霜露已凝一襲膚體不死則病是逆天理也聖人之政豈有逆天理之事乎寅餞納

日其義深矣然出日言於春納日言於秋者又有説也其説如何有一歳之時有一月之時一日之間日出於朝即一歳之春也日入於夕即一歳之秋也言出日於春言納日於秋其事亦相類矣宵中亦謂晝夜等也春言日中以春陽事也故以日為主秋言宵中以秋陰事也故以夜為主星虚即北方斗牛女虚危之星至仲秋即昏見於南方也虚見南方則仲秋之氣正矣厥民夷者乍去炎暑之酷小憩涼秋之清

無暴背之苦而有樂事之心此所以言夷也夷者以形容其心之凱樂也毛毨謂鳥獸得秋氣則毛羽更生光潤而順理矣此皆秋氣之正者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無垢曰東作南訛西成未嘗不以方為言獨朔易不言北而云朔易者何也曰北無意義易北為朔其義無窮夫月旦謂之朔是盡時而復生也陰陽之氣至

冬而盡故曰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回於天數將幾終是朔有盡意然終不可盡也冬而復春豈有既哉是盡而更生也朔有盡而更生也朔有盡而更生之義北無此義也此所以言朔而不言北也東作南訛西成三時趨農人人勞苦至冬無事與三時不同矣此所以謂之朔易至於三時言平秩獨冬言平在又何也秩以言田事有次序至於冬則已收藏倉廩民無餘事何次序之有乎其曰在在察也雖收囷入廩

然有無盜賊之竊而雀鼠之耗乎此和叔所以為之察也厥民隩亦順時而入也秋少懲冬室處豈私意哉天道已然矣氄毛孔氏謂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温焉此亦驗天時之一法也余觀羲和所掌獨以人時為主其意專在民事而已觀作訛成易以應春夏秋冬之氣則人之所為乃天之所為也人或可容以偽惟天為不可欺如日之出日之中星鳥昏見鳥獸孳尾天豈有心乎適此時也必有此候其欺我哉

如民之析因夷隩亦豈有心哉適此時也必有此事
天人交通無有偏陂此堯之治所以為極致也
王荆公曰冬者休息之時也當豫察來歲改易之政
耳事之改易於此時在察之事豫則立國家閒暇乃
豫圖改易之時也
胡氏曰夫氣隨天轉人逐時遷春之東作農事興焉
故其民析老壯分析就功也夏之長養耕稼方盛故
其民因相因舊功以力田也秋之收斂五穀畢登故

其民夷平均其力以就歲功也冬之祁寒人思安居故其民隩以入室處也孔安國以隩為室民當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是音隩為烏到反也説文亦同故正義引爾雅釋宫云西南隅謂之隩陸德明音為於陸反馬融云煖也則是冬寒民就隩煖之所也則知陸音為長而孔注為迂遠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胡氏曰昔之言歲以四時計者各為日九十以六氣計者各為日六十以五行計者各為日七十有二九十而四之六十而六之七十有二而五之皆得三百六十則其三百六十者天數之正也其五日有奇者餘分之積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日行一度則一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舉全數以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傳又解所以須置閏之意皆據大率以言之云一歲十二月一月三十

日正三百六十日也除小月六又為六日今經云三百六十六日故云餘十二日不成朞以一月不整三十日今一年餘十二日故未至盈滿三歲足得一月一則置閏也　又曰日行遲月行速日行遲故日運一度而成一日月行速故月運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而成一日陰道常虧故月行周天之數為一月而常不足於三十日此所以有小月而歲餘五日强也陽道常饒故日行周天之數為一歲而常有餘於三

百六十日此所以有閏而歲閏亦五日强也以月之不足合日之有餘積而成歲則所謂十一日弱者是也故三年一閏為天道之小成也五年再閏為天道之大成也古之人歸其餘以置閏三年而一五年而再十有九年七閏備矣　又曰天度三百六十有五四分度之一而日所行者一日度耳故朞三百六十有五日四分度之一以小歲言之則餘五日有奇矣月之行也速月行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其周而與

日合也以二十九日半故月之為月其日不能常足於三十而有大小焉推月之不足計日之有餘一歲之所奇凡十有一日弱積歲之所奇而不為之閏三年而差一月九年而以春為夏十有九年而四時皆反　又曰道散而後陰陽分陰陽分而後五行具凡麗乎陰陽屬乎五行者孰有不隨於數耶故一昆蟲之出入一草木之生死莫不待此以成自有心以至於無心自有形以至於無形莫不待此以行則數者

時之所寓焉者也先王之政事皆繫於歲月日時故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焉蓋日月之運行不能無贏縮作歷之久也不能無差錯惟以其餘置閏然後歲月日時各得其紀而無先時不及時之患矣

無垢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運一度月運十二度有奇故日一歲一周天月一月一周天日歲一周天此所以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也使聖人不有以造化之任天之運以日一周天為一歲則

一年而立春之候亂矣二年而雨水之候亂矣三年而以正月為二月矣五年而以春為夏矣十九年而四時相反矣由是知天地之理止此而無能為矣惟聖人心與天一置造化於其間一歲虛六日不用又虛五日有奇不用是一歲積十一日有奇不用矣積三年不用之日以置一閏又積其餘五年又置一閏於是二十四氣皆得其序而時定矣積十九年四時不忒而歲成矣時定而歲成則百工之職以時而舉

以歲而會者皆可以案見而閏實矣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復何疑乎　又曰聖人大有功於天地矣天地亦大矣隂陽亦妙矣使世無聖人任其自生自化則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人類滅絶而天理顛倒矣是天地之妙在聖人而聖人之餘為天地余始讀易見其所謂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見其所謂彌綸天地之道見其所謂範圍天地之化求其説而不得今觀置閏一事而財成輔相彌綸範圍之説廓然大

明

王氏曰休曰天之度數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四分度之一者謂又一度之中四分之一也度猶分界乃天輪有此分界之數日行一度謂之一日行遍此度數乃為周歲葢天輪自西而東乃所謂左旋也日月星辰則自東而西所謂右旋日在天一日止能行一度故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刻方能行徧天之分界故謂之朞朞徧也所以周歲為朞然則周歲之

數乃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刻而此言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者舉其大數也日一日行一度故一歲則周於天之分界所以謂日則一歲一周天月一日行十二度有奇故一月則周於天之分界所以謂月則一月一周天然所謂一月者不必三十日以月之行不必待三十日乃五十九日則再周天是以月有小大盡葢以五十九日分為兩月故也月既日行十二度有奇而星家謂之十三度者亦舉其大數也由是言

之則日行甚遲月行甚速故月行二十九日有餘則追及於日是與日一月會於一處其處謂之辰則今子丑寅卯至申酉戌亥乃十二辰也天地皆有此分位是以日月於正月則會於寅二月則會於卯以次至十二月則會於丑矣一歲之日既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刻而月之行則有小盡故積其餘日又為一月是以謂之閏蓋閏者餘之積也既為此閏月然後每歲四時得正則歲成矣故曰閏月定四時成歲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無垢曰夫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心險而健者必訟口不忠信心險而健一身之理且不能順况能順四時之理乎可乎乎者所以甚言其不可也嗚呼堯之聖不可得而見也余于此而畧見之夫人方以胤子心志開達性識明悟為薦而堯乃以口不忠信心險而健為言是衆人之惑而堯已識其所歸堯之聖明如

此果可欺乎人君有何職事特知人為主而已知人如此復何憂乎

張氏曰帝者之治詳於天而略於人王者之治詳於人而略於天惟其詳天此帝堯之世不特命羲和以詳天事而又洛若時者而登庸之也時者天之運若時者為其能順天道也聖人代天以理物故凡設施注措未嘗敢悖於天孟子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則天道固不可不若之也堯之疇洛於衆有能若時者

將登而用之放齊曰胤子朱啓明者胤子即堯子丹朱是也啟者言其性之開通明者言其性之敏悟使丹朱誠啟明也則登庸之何有不可然而朱之為人所好者慢遊所作者傲虐言不忠信而嚚好與物競而訟一身之中性命之理不能自若其能若天者乎此堯所以歎其不可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無垢曰采事也即若時之事也前問放齊舉胤朱已不可用矣今又再問庶幾其得人也驩兜曰都者深美歎其人可用也其人為誰曰共工是也其人如何曰共工方且聚見其功以言其功顯著非止一事也帝曰吁則又識其人而發歎矣其人如何平居論議歷歷若可聽也一旦用之則盡皆背違其說此言其罔誕也不獨止此而已其外則有似乎恭其心則妄自尊大傲很無上若水之滔天然此言其詐也想見

其為人虛華而不實諂佞而侮人以無為有以小為大善為藻飾以誑天下彼一身之理且不能順況能若天事乎

陳氏曰靜則能言用而違之象恭者貌恭也其貌雖恭内實漫滅天理

張氏曰靜言庸違則行不顧其言象恭滔天則心不踐其形是人也言偽而辨順非而澤動則妨事作則廢功以之若予采其不敗績者鮮矣宜帝之所以不

與也

帝曰洛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懐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洛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東坡曰孔安國以四岳為羲和四子而太史公以羲和為司馬氏之先以四岳為齊太公之祖則四岳非羲和也當以史為正

荆公曰山高而陵下陵言襄山言懐何也地高則襄

陵地下則懐山　又曰堯知鯀之方命圮族然卒使之何也曰方是之時舜禹皆未聞于世也在朝廷所與者鯀而已聖人雖有過人之明然不自用也故曰稽于衆捨已從人雖疑其不可任苟衆之所與亦不廢也故曰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譽人尚必有所試則其廢人也亦必有所試而不勝任然後廢之耳鯀既未常試又衆之所與堯雖獨見其不可任敢不試而逆度以廢之乎敢違衆而自用乎聖

人之立法皆以衆人為制中才之君獨見其所見不從衆人之所見逆度其不可任而不待其有所試則其為失也多矣故堯之聰明雖足以逆知來物明見鯀之不可任猶不敢自用所以為中人法也夫利一時而其法不可以推之萬世者聖人不為也此所謂聖人之仁也用已則聖人有所殆用衆則雖中人可以無為而治也故堯之用鯀也以四岳之僉同其用舜也亦以四岳之師錫所以為聖人者以其善用衆

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於試鯀與舜見之矣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

無垢曰孔氏注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在位七十年則時年八十六矣七十年為天子數亦過矣而忽有洪水之災此天意也其丹朱不肖亦天意也有舜抱玄德在下亦天意也此乾上九時也于此而不

知進退存亡則為亢龍矣堯大聖人也知時知數知
天意知進退存亡故咨四岳以禪位之說焉　又曰
堯意雖知德莫如舜聖莫如舜得天歴數莫如舜然
而天下至重一旦不詢于衆不攷之公論斷以己意
遽以一匹夫為天子此皆怪異不常驚駭觀聽之事
聖人所不喜也蓋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
敝使堯不先委四岳遽以與匹夫使後世庸君效之
得以奮其私意至有欲以天位與董賢如哀帝者故

必先委四岳以順天下之常情然後聽其辭受以卜天之歷數焉岳曰德忝帝位此非謙辭也天下至重豈可不量力不度德遽欲當之乎

荆公曰堯固已聞舜矣然且謂岳汝能庸命巽朕位然則堯之出此偽歟曰非然也四岳者皆大賢人故堯任之以與之釐百工熙庶績者矣堯雖聞舜然未敢自用其所聞也以為四岳亦能庸命雖與之天下亦可以朝諸侯一天下也此四人苟有賢于已者宜

亦知之茍知之宜亦推之故推四岳之功善而云欲予之天下四人者知足以知聖人而其汚不至乎貪天下也舜誠聖人而在下則四人宜知之矣知之則宜言之矣其肯相為比黨而蔽在下之賢於已者乎此堯稽于衆舍已從人不敢自用其耳目之聰明也必待四岳師錫已以舜而後徵庸之耳然則四岳何以不蚤舉舜歟曰隂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必待上之唱也然後發故四岳雖知舜必待堯之唱也然後

錫

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東坡曰明其高明揚其側陋言不擇貴賤也舉舜而言其鰥者欲帝妻之也然余觀衆人舉舜之意非特欲帝妻之而已且欲更試舜以妻子之難也彼其未娶而處父母兄弟之間孝友之心尚未散也古人云

妻子具而孝衰於親以匹夫之賤更以天子之女處之頑嚚傲很之間而又在父母兄弟妻子之列愛妻子則于父母兄弟必有所不終愛父母必于妻子有所未盡此天下之最難處也衆人舉舜之意亦豈輕以天下予舜哉

無垢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必盡天下之公議乃可以與之堯不盡天下之公議遽欲與四岳何也曰四岳宰相也宰相為人臣之師為天

下之表德不足以先天下才不足以濟天下其可當此位哉是位至宰相天下之所心服者也使堯子賢則已如其不賢必舉位以授下之賢者使不欲禪位則已如其禪位非自四岳始將誰始乎夫舜之處頑嚚傲很之間而克盡為人子為人兄之道堯亦知之舊矣乃有如何之問何也曰此欲顯舜之德于天下也為人子而父心不則德義之經母口不道忠信之言為人兄而弟傲慢不恭舜之不幸可知矣夫在他

人有頑嚚傲很者遠之可也絶之可也父母兄弟豈有遠之絶之之理乎然則將何以得其心哉欲合其心歟必同其頑嚚傲很可也此豈可為耶將潔其身歟此吾父母吾弟也吾何忍于父母兄弟間取名乎此所謂天下之難處也觀舜之用心真可以為天下法矣舜如之何曰天下自見其頑嚚傲很吾止見其為吾父母兄弟矣以事父母之道事之以友弟之道友之以吾之愛起父母弟之愛以吾之敬起父母弟

之敬父子天性也兄弟天倫也天性天倫之中無他物也愛敬而已特為頑嚚傲很所亂未有以發之耳使吾以愛以敬日漸月摩時行時止則頑嚚傲很之氣散而愛敬之心見矣此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之意也烝烝進也以言其漸也愛敬亦不可急也當優而柔之使自得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有不知所以然者烝烝之義也益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號泣愛也

齋慄敬也允信也若順也以愛敬發之而頑嚚一變為信順此不格姦之說也嗚呼處父母兄弟之閒一有不得其所使父母兄弟有惡名著見者皆人子不孝之罪也

胡氏曰自上古以來君天下者父子相繼惟堯禪舜舜禪禹禹乃傳子商周遂然故韓詩外傳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以傳賢家以傳子傳賢為民也傳子為民也故堯之將禪也先求登庸則嗣子嚚訟

次求若采則共工象恭巽位則四岳否德明揚則虞舜在下舜德未舉堯聰已聞故曰明明揚側陋使明明舉側陋之人必虞舜也師錫乃曰有鰥在下曰虞舜此則側陋之人明舉之也

周氏範曰唐虞之際君臣之間何其德之盛而道之公歟堯為天子不以傳之子而遜于四岳四岳不以遜位為得而曰否德忝帝位師錫于帝者不以有位之大臣而以側微之虞舜蓋是時天下之人不以天

下為可欲而以天下為不得已茅茨土階非有後世之富貴也君臣簡易非有後世之崇高也有天下之憂而無天下之樂有天下之勞而無天下之佚故以天子之尊而授天下于在下之匹夫天下不以為異而大臣亦無覬覦羡慕之心惟其有至德者則天下相與推尊之以為君而無私天下之心此後世所以不及也

司馬溫公曰所貴于舜者為其能以孝和諧其親使

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于惡也如是則舜為子瞽瞍必不殺人矣若不能正其未然使至于殺人執于有司乃棄天下竊之以逃狂夫且猶不然而謂舜為之乎是特委巷之言也殆非孟子之言也且瞽瞍既執于臯陶矣舜惡得而竊之雖負而逃于海濵猶可執也若曰臯陶外雖執之以正其法而内實縱之以與舜是君臣相與為偽以欺天下也惡得為舜與臯陶哉又舜既為天子矣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雖欲

遵海濵而處民豈聽之哉是臯陶之執瞽瞍得法而忘舜也所亡益多矣

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無垢曰夫父頑母嚚弟傲而克諧以孝使之不格姦則天所以試舜者至矣堯方曰我其試哉夫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天下之最難處者莫如婦人女子也貧賤之女尚難調和而況天子之女貴驕難下乎以

匹夫之賤而娶天子之女自難處矣況置之于父母兄弟頑嚚傲很之間其難處益甚矣向來至孝未有妻子孝心天全也今以貴驕之女顔色之私雜于至孝之中能保其無疵乎于此而無疵則天下難事不足為矣堯曰女于時謂以女妻于是人也觀厥刑于二女謂觀二女之從舜以卜舜之家法也舜以烝烝之法行于二女下意于嬀汭之陋不堪處之中克行婦道嬪服于虞氏之族而不恃其貴驕不鄙其微陋

則舜之德真有大過于人矣推此以治天下蓋所優為也

呂氏曰夫以舜之治家整齊如此堯復以欽哉戒之可見聖人不已之意如天之於穆不已文王之純亦不已此篇自放勲以下是舉堯德之大槩自乃命羲和以下是舉堯用人一件大處以見其餘後乃說遜位大率前面皆是堯盡天下之常自疇咨以下見堯所以處天下之變蓋堯朝盡君子今有小人是變也

堯朝盡嘉祥今有洪水是變也既盡常又盡變如此

可以遜位與人矣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精義卷三十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録監生臣黄鐘

謄録監生臣嵇承羣

尚書精義卷三

宋 黄倫 撰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歴試諸難作舜典

無垢曰舜之徳大矣而孔子序書止曰堯聞之聰明何也曰聰明不可以小觀也舜之聰明如天之聰明也聰以言其踈通也理至於前無不察其曲折知其始終者此聰也明以言其高遠也理隱於微無不灼其久近判其是非者此明也惟聰明如此則足以履

天下而運四海識賢否而辨幾微堯欲禪位捨舜其誰乎

張氏曰舜有聰明之德上達於堯而堯聞之此堯所以舉天下而讓之也雖然堯之聞舜固有素矣其以天下授之可以無疑必曰歷試諸難者何也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試之者又將以為天下後世之法也夫事不難無以見君子此堯之試舜必以諸難謂之諸難見其所試之非一事可知矣是故觀

厥刑於二女試之以治家之事也慎徽五典試之以司徒之事也納於百揆試之以百揆之事也以至賓於四門納於大麓則堯之所以試舜者可見矣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荆公曰玄德亦俊德也自其著者言之則謂之俊自其妙者言之則謂之玄於聖人在上者稱其著於聖

人在下者稱其妙

無垢曰舜重華即放勲也勲則有功而可見華則有文而可觀　又曰乾之九二九五皆曰利見大人孔子發之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又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余於是曉然見協於帝之說矣夫堯之有舜所謂同聲同氣水火之於燥濕雲風之於龍虎性之上者親天性之下者親地其相協之意豈可以詁

訓名之哉蓋情異則對面而若江湖肝胆而成楚越同心則千歲如一日千里如同堂想其相協之心有未言而信未占而孚者也此豈偶然也哉

張氏曰夫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又況舜之於堯以帝繼帝故其心迹之契無毫髪之間謂之協帝不亦宜乎夫華者草木之末也聖人涉迹於人間世者特其末而已至其彫瘁而反本根則向之所謂華者不可得而形容之也濬哲文明温恭允塞舜之四德

也濬哲者思也溫恭允塞者欽也濬與濬川之濬同哲與命哲之哲同哲出於性濬之者人而已哲而能濬則疏通於内而無茅塞之患也濬哲而謂之思者蓋思曰睿睿作聖所貴於睿者亦欲其損實致虛以深通之而已此濬哲之所以為思也溫恭允塞而謂之欽者溫恭則欽之所以接物者也允塞則欽之所以直内者也於堯言欽明文思則德之出於所性自誠而明之者也所性者天也修為者人也堯行天道

以治人故典之所載者天也舜行人道以奉天故典之所載者皆人也語其至則天也人也其實一也是道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堯聖人之在上者也故其德謂之俊舜聖人之在下者也故其德謂之玄玄者言其聖而不可知之謂也至於俊則自可見之行而已雖然有諸中者必形諸外修諸己者必著於人舜雖居側微而其德有以升聞於上故不期於堯聞而堯聞之然而有

是德者然後可以居是位故玄德升聞於是繼之以乃命以位

陳氏曰堯有光華之德舜亦有光華之德以舜之光華合堯之光華故曰重華協於帝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東坡曰巧言令色帝之所畏也故以言取人自孔子

不能無失然聖賢之在下也其道不效於民其才不見於行事非言無自而出之故以言取人者聖人之所不能免也納之以言試之以功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者堯將禪舜也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底之為言極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可謂極矣君子之於事物也原其始不要其終知其一不知其二見其偏不得其全則利害相奪華實相亂焉能得事之真見物之情也哉故言可聽而事不可行事可行而

功不可成功可成而民不可安夫功成而民不安是功未始成也舜禹臯陶之言皆成功而民安之者也無垢曰既歷試諸難三年于此矣凡所謀議施之有為無不成功者天意人心已盡歸之矣堯知天人交歸位有不可久居者所以不俟九年三考而有禪位之命也　又曰濬哲文明温恭允塞所以能應五典百揆四門大麓之變者以其發用在讓也惟讓則退退則靜而能觀惟讓則平平則安而能定所以成功

者正在此欲知濬哲文明温恭允塞試於讓而體之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無垢曰堯禪位于舜故受終于文祖廟也受終之義其亦深矣夫人主上受皇天祖宗之託下膺臣民社稷之寄豈易事哉奢泰逸遊苛刻柔懦固不可為至于事一失其幾法一爽其節民情隱微或不加察姦人計慮或不灼知則足以掐非意之辱作大禍之基今堯在位七十餘年矣兢兢業業幸上當天意下合

民心祖宗之業不襄社稷之基不墜幾務清肅法度
森嚴物情妥安姦宄消殄其保守先祖之德令日方
知免矣所以受終于始祖之廟而以此重任付之舜
也　又曰人主即位改元肇正所以受終必在正月
上日此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之意也上日或以謂
朔日以謂一歲日之上也或以謂上旬之日以意逆
志朔日之說為長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胡氏曰璿生於淵之蚌而與月虧盈隂精之純也玉生於山之石而氣白如虹陽精之純也傳曰玉能除水之災珠能禦火之災故寶之以為隂陽之精則其為物神故也故璣衡之器運者為璣則以璇飾之觀者為衡則以玉飾之非以為侈也葢于此以在七政而齊之其物非隂陽之精則有所不神而不足在故也　又曰堯言歴象日月星辰而此言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何也歴象者象也而璣衡者器也見乃謂

之象形乃謂之器堯行天道以治人故占象以授人時舜行人道以奉天故制器以齊七政于堯典則言日月星于此則言七政政者事也而堯典之所言者道也

無垢曰余昔在史舘常觀渾儀之制始信璣衡之法為不謬也其制為三大輪其中空其外圓每輪畫分黃道赤道又畫二十八宿分野又畫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春秋通為一輪冬夏各為一輪交分

於臺上以分日之短長也臺下為柱以金龍繞之半在地上半在地下之說非謂置之于地也輪半晝為晝半畫為夜晝則轉在夜之輪于上夜則轉在晝之輪于下以此為地下之說爾輪即所謂璣也古以璿玉為之而王雱以美珠為璿璿璣者以珠為璣也以珠以玉皆不可判使以珠為之不過以為飾爾非以珠為日月五星也天象尊嚴故以璿為之玉衡之制其狀如今之所謂簫管也欲驗天文者先正璣輪乃

以簫制輪中于簫管下上望其空直觀天星如堯典星鳥星火之制萬不差一儻日月薄蝕五星失度以簫置璣輪于其度中望之蓋無毫髮之差其制精密非聖人能爲此制乎舜既受終未知天象如何故察璣衡以觀日月五星焉　又曰天子者乃日月五星之主也使主非其人其象必變是七政待人主而齊也今察璣衡七政皆齊然後知洪水之災以見堯大數已過不得不退也七政既齊又以見舜歷數在躬

不得而辭也

張氏曰日月五星運行變動人所取正也故謂之七政是故人事修于下則天意應于上王政失于此則天譴形于彼此舜于即政之初所以察璣衡而齊之也璣運乎上而以璿為之取陰之精也衡望乎下而以玉為之取陽之精也葢天地之精為陰陽陰陽之氣為日月陰陽之散為五行而其象在五星必取是以為器者葢以類求之者也堯典言歷象日月星辰

于此言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者歷象以數推之者也璣衡以器得之者也數出于天故推之以授人時器出于人故占之以齊七政堯以道在天下故以歷象言之舜以政事治之特見諸形氣而已此璿璣玉衡之所由作也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無垢曰人主乃天地日月五星祖宗神明之主也豈可輕易哉主得其人則天清地寧日光月明五星順

軌祖宗神明各安其分茍非其人則天變地動日月薄蝕五星失度祖宗神明皆失其所矣今舜受終方察璣衡七政齊矣是非特五典從百揆敘四門穆而已人意天心一切歸之舜知天位不可辭也然後肆類于上帝以告天神禋于六宗以告祖宗望于山川以告地祇徧于羣神以告有功于社稷者言已所以受終之意也　又曰言上帝則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皆在其中矣言六宗則文祖在其中矣言

山川則社稷五祀四方百物在其中矣言羣神則法施于民以勞定國以死勤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在其中矣

胡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則尊尊者所以為義親親者所以為仁仁義之道無他報本反始而已此宗廟之制所由設也蓋有天下者祀七世所謂六宗三昭三穆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無垢曰輯有收斂之義舜正月受終乃察璣衡乃類
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又考驗五瑞一月之間
事已衆矣既月乃盡正月也於正月終日覲四岳羣
牧曰覲者引之使前以新君即位人情未洽與之周
旋欵洽使上下之情通因以覲其德性察其智識詢
土風之異同防民情之好惡考人材之短長稱與不
稱以待巡狩而黜陟焉既賢者無可廢置乃班瑞而
復之使各安其位焉又見舜之安静不擾亹亹乎有

垂衣拱手之象焉其盛矣哉

劉氏曰收諸侯之圭瑞還之王府必侯二月朔頒之諸侯者以新歷數也

歲二月東廵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廵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廵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廵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伊川曰自歲二月已下言巡守之事非是當年二月便往亦非一歲之中徧歷五岳也

范氏曰古者天子巡守至于方岳必告祭柴望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也後世學禮者失其傳而諸儒之諂諛者為說以希世主謂之封禪實自秦始古無有也且三代不封禪而王秦封禪而亡人主不法三代而法秦以為太平盛事亦已謬矣

胡氏曰孔子云謹權量審法度四方之政行焉夫政

事出於法度而法度出於權量宫室舟車之制衣服器用之等分田制禄之限斂財用物之法未有捨度數而能定者其同律度量衡為是故也則知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者所以齊政事也　又曰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而玉者天下莫不貴有道之象故人君執焉然天子用全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至於子男則二玉而二玉道德之殺也然皆以其貴美者若之故曰五玉小行人曰成六瑞王用鎮圭公用桓圭

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以其為用者命之故又皆曰五器輯之則皆有所命驗故曰瑞贄則自有其美故曰玉還之則不廢其用故曰器所以備其名也

荆公曰歲月日時之所能齊律度量衡之所能一先王詳而謹之故居則歷象日月星辰出則同律度量衡而天下治

無垢曰二月東巡五月南巡八月西巡十有一月朔

廵蓋隨天道運行而合春分夏至秋分冬至之節以有事也天道一變而運于上君道一變而運于下天人交際輔相裁成彌綸範圍於不言之中而四時成矣萬國寧矣諸侯之賢不肖風俗之媺惡土地之有無民情之好尚無不知矣參稽審證立一代新政為羣聖祖為後世法則是行也豈固為是逸遊哉及其歸也以一特牛告至於藝祖之廟以見舜之為是廵守者蓋奉祖宗之命以行其出入往來無不以祖宗

為念而非出於私意也然而巡守祭四岳以柴山川以望歸祭藝祖以特亦可謂簡易矣於事神簡易如此則夫道路奉給寢膳共須想一切簡易而不為是煩費也後世人主不知此義乃千乘萬騎巡海求神仙於民事何益少君方士望蓬萊而見太一於天道何補哉可勝歎也

張氏曰巡守分至之方雖不同然其理則一而已曰如岱禮者言岳事之同也曰如初者言時事之同也

曰如西禮者言方事之同也先岳事而時事次之方事又次之此其敘也巡守必始於二月所以象雷之動而於卦為豫所謂以豫順動是也然而四時之出又必以四仲之月者蓋取陰陽之中巡守將以正其過不及故也歸格于藝祖者反必面之謂也其曰用特者蓋祭以特牲所以見其約則巡守之不為煩費可知也

薛氏曰格廟用特其禮儉也廟禮從儉制度可知矣

必其用有度而後可以巡守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劉氏曰唐虞氏分天下五服在其畿内甸服之君則皆執事之人也朝夕見焉故不待修朝覲之禮至于侯服當朝一年綏服當朝二年要服當朝三年荒服當朝四年則天下諸侯畢皆一朝一朝則天子巡守故五載一巡守也

無垢曰嘗攷易象上地下天易位矣乃謂之泰上天

下地奠位也乃謂之否夫天君也地臣也民也臣民之情得以上通于君君之情得以下通于民故為泰泰者通也君民限隔絶然不相通故為否否者閉也聖人惡其否故每歲一服入朝以盡諸侯之情通五年而羣后四朝矣故天子五載一巡守又以觀察天下以盡萬國之情焉　又曰巡守來朝皆欲知諸侯之賢不肖而行黜陟以竦動之也何以知其賢不肖乎使其敷奏以言論國計之大體陳民情之利害吾

則因其所奏之言以明試之觀其有功無功而為之賞罰耳當時諸侯賢者何其衆也何以知之其曰車服以庸而不及責罰以是知諸侯賢者之衆也必旌之以車服者車服華美顯然著見使人觀瞻詠歎而知所愛慕焉此聖人變移耳目之一術也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無垢曰舜廵守四方徧歷天下其身親目覩利害皎然不疑想東北二方諸侯敷奏之餘必以兾與青二

州疆理太大山川太遠人民稀濶號令隔踈而當洪水之後田賦有當檢治貢篚有當勸督非異時無事可守常法也將欲為之力有所不及將欲已之事有所不可舜乃創為新政分兾為三而有幽并分青為二而有營州一州之間當各有名山大川為之表識故亦分山為十二山言封為之厲禁也川言濬使之流行也非舜巡守何以見四方利害而敢為此舉哉

胡氏曰夫州本九則十有二者以事言之天有九野

有十二次州合而九者象九野也州分而為十二者象十二次也以理考之則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九天德也六陰六陽所以分天道之大數不過十二則十二天道也盖其象義取諸此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荊公曰先王以為人之罪有被之五刑為已重加之以宥鞭扑為已輕已輕則不足以懲已重則吾有所

不忍于是又為之制五流之法以宥五刑之輕者此則先王之仁以鞭扑五刑為未足以盡出入之差故也

楊氏曰昔舜命臯陶作士而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者凡以用刑有就輕有就重有就輕重之中宅流有居近有居遠有居遠近之中凡以宥五刑之輕者而已且先王制刑有墨劓剕宫大辟此五刑也自此而下有鞭作官刑以治在官者馬

有扑作教刑以治在學者焉茍惟人之有罪有被之五刑為已重加之鞭扑為已輕已重則在此者有所不忍已輕則在彼者有所不畏于是又為五流之法以宥五刑之輕者焉於戲盛哉其謂之祥刑謂之明刑者職此之由耳

張氏曰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又曰見乃謂之象則象者垂以示人使人見之之謂也象以典者所以治之也象以刑者所以制之也典如太宰之六典刑如司

冦之五刑皆有以示之使之知所避就則人之犯禁也鮮矣人之罪有加之刀鋸則為太重有施之鞭扑則為太輕故于是又制五流之法所以宥五刑之輕者而已流如水之流也或近或逺各因其罪之輕重而為之所也鞭作官刑所以治在官之賤者扑作教刑所以治在學之少者在官在學皆士也其有不率者則為之鞭扑以治之所以儆其怠也金作贖刑者使之出金以贖其罪盖五刑之有疑者赦而從贖吕

刑所謂其罰百鍰是也災眚肆赦者所以宥過也怙終賊刑者所以刑故也康誥曰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此眚災肆赦之謂也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不可不殺此怙終賊刑之謂也又曰欽者敬之至恤者憂之深重言欽哉尤當欽其欽而不敢忽也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呂刑曰哀敬折獄則古人之于刑未嘗不欽恤之矣

陳氏曰古人有言曰立大事必用鈇鉞立大事不用鈇鉞唯至敬者能之舜之本心欽謹在上欲天下各安其所而五刑不用不幸而有敗常亂俗者舜不得已而用刑則是舜之所憂也恤憂也孔子曰脩已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夫惟不得已而用刑則民有不安者矣民之有不安宜舜之所以憂也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東坡曰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為能孽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於刑措不用　又曰此皆世家巨室其執政用事也久矣非堯始舉而用之第其存心不正聖人在上明照四海方且承明效職之不暇豈得肆其姦乎一旦堯老禪位舜乃以匹夫而攝天子自畎畆而位巖廊此四人者必憤悒不平凡前日堯之所吁而稱其惡者今則一皆著見不可掩沒矣儻舜

不於歷試時按其罪惡或流或竄或放或殛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豈不為堯舜之玷乎

周氏曰舜之時四凶皆在其朝而堯未之去舜既即位始正其罪投之四裔而天下咸服豈堯之知人不若舜之明歟且堯為天子舜為匹夫一旦舉而授以天下之重堯非有知人之明其孰能斷之而不疑哉夫天下之事其有難於以天子之位與人而必得其人者哉故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堯既能

知舜矣而謂其不能知四凶也可乎哉盖四凶至此其罪已大著耳或曰堯非不知四凶也堯以舜興於側微之中天下之心未盡厭服故留遺此大功焉耳嗚呼亦未必然也

黄氏君俞曰孔子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此四凶之所以誅也四凶於堯之末其惡已萌矣堯冀

其遷善遠罪而未之誅也於舜之懾惡積而不可解所以見誅也堯舜之刑不刑其過刑其迹也堯舜之賞不賞其功賞其心也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無垢曰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最難遍及也彼亦何為而靜絶八音哉此以見堯恩之遠及使遼遠如四海亦皆知愁苦而不忍聞絲竹之音

金石之奏也夫不忍聞者以其心愁苦也一日如此已足可夸而況三年之久乎夫其所以愁苦必有以也一方如此且足以為美談而況四海皆如此嗚呼堯之德其大矣哉